

特殊将军
的读白



中共密使 杜重石

他——是一个特殊的少将，一个特殊的党员，一个特殊的袍哥，一个特殊的犯人，一个特殊的教徒，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在特殊的道路上，忍受着特殊的委屈。

吴越·著

东方出版社

特殊将军 的读白



中共密使 杜重石

他——是一个特殊的少将，一个特殊的党员，一个特殊的袍哥，一个特殊的犯人，一个特殊的教徒，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在特殊的道路上，忍受着特殊的委屈。

吴越·著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谢海怡

责任校对:高 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密使杜重石:特殊将军的读白/吴越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5

ISBN 978-7-5060-3709-9

I. 中… II. 吴…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6008 号

中共密使杜重石

ZHONGGONG MISHI DUCHONGSHI

——特殊将军的读白

吴 越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264 千字 印张:17

ISBN 978-7-5060-3709-9 定价:3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第一章 杨森提携的后辈	(1)
一、讲闲话引出话头	(1)
二、军部秘书兼一中校长	(7)
三、杨森和他的二十军	(13)
四、杨森的“后官”	(19)
第二章 二十军夹缝中求生	(25)
一、文武全才的夏旅长	(25)
二、二十军的处境	(28)
三、第一次联合共产党	(30)
四、联合之后的反复	(35)
第三章 川军一瞥	(39)
一、神仙师长刘从云	(39)
二、别动队的下马威	(48)
三、杨森投靠蒋介石	(50)
第四章 上海抗战	(54)
一、开赴前哨阵地	(54)
二、二十军上海抗战	(59)
三、新防区安庆城	(62)
第五章 延安观光	(69)

一、未曾入境先问俗	(69)
二、耳目一新的感受	(73)
三、首次谒见毛主席	(79)
第六章 抗大留学	(84)
一、窑洞大学见闻	(84)
二、宣传工作中的政治偏见	(87)
三、成为秘密特别党员	(92)
四、再谒主席,辞别朱总	(95)
第七章 摸索前进	(101)
一、留在成都,不去湖南	(101)
二、旧瓶新酒“蜀德社”	(104)
三、参与倒王反蒋活动	(106)
四、禁止袍哥活动的风波	(110)
五、两起暗杀案	(114)
第八章 龙门阵战术	(118)
一、政治大论战	(118)
二、蔡文娜之死	(122)
三、引导高层次会见	(129)
四、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131)
五、尽力反驳反苏反共言论	(138)
第九章 《大义周刊》大义凛然	(142)
一、蒋介石的花招	(142)
二、蒋介石要杀刘文辉	(145)
三、抗战惨胜谈民主	(147)
四、《大义周刊》的诞生	(150)



第十章 牢狱之灾	(156)
一、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	(156)
二、拘留所中读《正气歌》	(158)
三、拘留所黑幕	(163)
四、“取保释放”真相	(166)
第十一章 从地下到地上	(168)
一、当起书店老板来	(168)
二、冒牌的军事专家	(171)
三、民革中央特派员	(174)
四、策动川军将领反蒋	(178)
第十二章 贺龙的政治代表	(183)
一、二十军金堂起义	(183)
二、秉性耿直惹麻烦	(191)
三、四川的另一个民革组织	(195)
四、出走北京	(200)
第十三章 走下坡底层挣扎	(207)
一、激流勇退	(207)
二、谋生之路	(210)
三、北京之旅	(215)
四、错划“右派”	(217)
第十四章 莫须有的反革命	(225)
一、意外入狱	(225)
二、法庭上的申辩	(226)
三、因写诗而加刑	(231)
第十五章 图圈生涯	(238)

一、劳改第一年	(238)
二、一线生机	(243)
三、劳改队“文革”见闻	(246)
第十六章 虽九死终无悔	(251)
一、新生之后,劳燕分飞	(251)
二、特赦公民,家破人在	(254)
三、时来运转,政策落实	(256)
四、热爱祖国,上书市长	(259)
五、通过宗教,劝人为善	(264)

第一章 杨森提携的后辈

1931年，四川广安人杜重石，上海新华艺术大学毕业后，凭他父亲与杨森的深厚世谊，杨森任命他为二十军军部秘书。从此，这个本来学艺术的学生，进入了军政圈子，在坎坷的道路上艰难地颠簸了一生。

本章叙述他是怎么进的二十军，二十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其军长杨森是怎样的一个人。同时也介绍了杨森这个妻妾众多的军阀如何生活。

一、讲闲话引出话头

四川古为巴蜀之地，川东为巴国，川西为蜀国。据《人民日报》1988年11月19日的考古发掘报道，早在两百多万年前，就有人类的祖先在这里繁衍生息，所以这里也是华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四川省原是我国各行省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行省，有人口一亿一千多万，将近我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新中国成立前，四川省分为四川和西康两个省。整个西南地区共分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四个省。当时西南地区川、康、云、贵四省一共七千万人口，四川就占了五千万。半个世纪来，我国总人口翻了一番，四川省的人口相应的也翻了一番。

1997年3月14日，经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批准，重庆正式成为中国第四个、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这个直辖市可不比一般，下辖19个区，17个县，4个自治县；全市面积为北京、天津、上海三市总面积的2.39倍，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直辖市；人口3,144万人。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几乎把原来的半个四川省、至少是整个川东划出去了。

四川不但在西南四省中人口最多,物产也最丰富,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称。

但是这个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其实只富了一个“川西坝子”,而川东和川北的山区,则十分贫穷。早先,老百姓连穿衣、吃饭都有困难。

1949年11月,笔者是二野三兵团进军大西南接管部队的成员。我们行军路经川东西阳、黔江二县的交界处,当时天降大雪,无法继续前进,得到命令:就地宿营。我们一个班,在公路边不远的半山坡上找到一家老乡,就在那里住下。进门不久,就发现这家人家夫妻两口子只有一条能遮羞的裤子,需要见人或外出的时候,两口子倒换着穿;一个五六岁的小儿子赤条条一丝不挂地站在大门口看雪;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因为既没有衣裳也没有裤子,只好躲在床上不露面,后来见她像猫似的溜下床来上厕所,才发现她身上也是赤条条地一丝不挂。再看看他们的床上,除了茅草之外根本无所谓被褥。问问孩子,只知道吃苞谷,根本不知道大米饭是什么东西。于是全班同志纷纷解开背包,拿出不多的替换衣裳来“武装”了这一家四口。“解衣衣人,推食食人”之余,得知这家人家已经四个多月没尝到盐味儿了,又把随身带的食盐给了他们小半碗。全家人感激涕零,几乎给我们下跪。

第二天出发,一路上经村过庄,所见到的大人孩子包括姑娘、媳妇儿在内,身上挂的全是“烂巾巾”,也就是无法再补的破布片。于是大家再次解开背包,以至许多人自己也“穷”得只剩下身上的一套军装了。

这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贫穷的百姓,而且是在号称“天府之国”的公路边儿不远处。同是一个四川,贫富悬殊竟有如此之大!后来我把自己的亲眼所见讲给许多人听,居然还有人不相信这是真的!

广安县,在四川省东部,距离成都约二百公里。这里是邓小平的故乡,也是杨森的故乡。清代以前属顺庆府管辖。辛亥革命后废顺庆府,改名南充,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属南充地区管辖。1993年7月设立地区,1998年7月撤地设市,下辖广安区、岳池县、武胜县、邻水县,代管华蓥市。面积6344平方公里,总人口450万。是四川省毗邻重庆市最近的一个地级市。这里地处山区与盘地的缓冲地带,没有太高的山,但也没有广阔的平原,县境内以丘陵为主,历代以来,县城都建在半山坡上。有一条渠江,从东北往西南流经全境,到合江与嘉陵江汇合后注入长江入海。物产和生活尽管比不上川西,但比山区还是富



庶一些。

据清代《广安县志》记载：“广安厥土饶沃，无旷土，无闲田，无沃瘠之别，无水旱之忧。树以桑麻榆枣，畜以牛马鸡豚，植以葱韭蔬果，延以瓜瓠(hù 户)薯葛。广安物产富饶，凡山林竹柏之材，原野羽毛之族，陂池鲢介之虫，水陆草木之实，岩洞药石之宝，畜产皮角之富，兼而有之。兹地所产之稻米‘苞谷香’尤滋润，号称金羹玉版；所出之蚕丝品质特优，黄白莹然；所织之襪(cóng 从)布，汉赋有载，谓为筒中黄润，一端数金。”

襪布，指襪城所织的布。川东古为“巴国”，有襪族人在今天的广安地区建襪城。公元前316年，巴国被秦所灭，改襪城为宕渠县，属巴郡。五代改名始安；隋代恢复襪城旧名；唐代改名渠江；宋代改名广安，沿用至今。

本地人为本县修县志，不免要自夸几句，实际上广安的天时地利，都不如县志上写的这样好。

处于丘陵地带的广安县，山坡一般都比较平缓。即便是石山，也很少有突兀而起的崇山峻岭。山虽然大都是土山，可惜土质较薄，不利于草木庄稼生长。但是每个山顶，几乎都有一棵黄桷树孑然独立，树干挺拔，枝叶茂盛，树冠伸张，远看幢幢如华盖。

黄桷树又名黄葛树、大叶榕、黄桷榕，为桑科黄桷树属高大落叶乔木。其茎干粗壮，树形奇特，悬根露爪，蜿蜒交错，古态盎然。枝杈密集，大枝横伸，小枝斜出虬曲。树叶茂密，叶片油绿光亮，寿命很长，百年以上大树比比皆是。它喜光，耐旱，耐瘠薄，有气生根，适应能力特别强。在四川，几乎到处都有黄桷树生长。奇怪的是：广安县的每个山顶，总是只长一棵黄桷树，很少有两棵并排的。因此有“识者”说：广安县要出几个大人物，不过他们只能各立山头，独霸一方，互不相关，互不统属云云。

这话也许不错，因为广安县确实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大家都知道邓小平是广安县人；年纪稍微大点儿的，可能也知道广安县还出过一个杨森。他们两个，也可以算是互不相关，互不统属的大人物吧。

邓小平的生平和历史几乎尽人皆知，不用介绍了。至于杨森，则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地方军阀：第一，他的小老婆之多，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至少在国民党的军政要人中，恐怕是数一数二的了；他几乎到处都有公馆，每个公馆里都有个小老婆。老婆多，自然子女也多。子女吃饭前，要做祷告。但不是向上

帝祷告，而是同声念出：“爸爸给我衣穿，给我饭吃……”第二，他和共产党的关系，说不清也道不明：1920年，恽代英和萧楚女在泸州创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不但支持，而且还常常参加活动，似乎颇有进步倾向；北伐期间，他当二十军军长，共产党员朱德，竟是他的党代表（注意：那时候的“党代表”，可不是代表共产党，而是代表国民党的）；他儿子杨汉忻、侄女儿杨汉秀，又都是正牌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杨汉秀，还是延安派到重庆去做策反工作的，四川解放前夕，被军统局特务杀害了。他自己本人，在四川当军阀，曾经和各川军军阀争地盘，“八·一三”到上海抗战，几乎全军覆没。后来，当过贵州省省主席，也当过重庆市市长，最后到了台湾，活到96岁，不但在90岁高龄还娶了个17岁的小姑娘做第十三房姨太太，居然还给他生了第四十三个孩子，开创了夫妻年龄悬殊、老年得子两项吉尼斯纪录。此人一生，可谓充满了传奇色彩。

在这里，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既不是共产党的领导者广安县人邓小平，也不是四川军阀、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广安县人杨森，而是更具传奇色彩的另一个广安县人杜重石：他既是共产党，又是国民党，而且还是个袍哥大爷，到了晚年，又成了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一生，简直就是一部中国的现当代史。

他——是杨森的秘书，是二十军驻上海、成都办事处的少将处长，是延安抗大的学生，是秘密的共产党员，是贺龙的政治代表；

他——学的是艺术，干的是政治，当的是袍哥大爷，做的是党的统战、策反工作；

他——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也坐过共产党的监狱，铁骨铮铮，虽九死而无悔，历史最终证明他无罪；

他——本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晚年居然成了虔诚的基督教徒；目的是通过宗教来唤醒人们的良知，绝不为自己进天堂；

他——是一个特殊的少将，一个特殊的党员，一个特殊的袍哥，一个特殊的犯人，一个特殊的教徒，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在特殊的道路上，忍受着特殊的委屈。

人人都知道，任何战争，都有明暗两个战场，一个在地上，那里炮火连天，硝烟遍地，军号一响，冲锋陷阵，与敌人展开白刃战、肉搏战，争的是一城一池的得失，为每一寸土地付出血的代价，较量的是武力；一个在地下，这里听不见枪声，看不见炮火，凭的是社会地位、人际关系，以语言作武器，用文字作刀枪，



也许还要嘻嘻哈哈,频频碰杯,甚至出入歌厅舞榭,妓院娼寮,在与敌人“同流合污”中进行隐蔽的战争,较量的是智力。

一个有勇有谋的斗士,往往愿意在明的战场上拼搏,争一个谁强谁弱,斗一个你死我活,是胜是负,心明眼亮,胜得痛快,败得心服;而不愿意在暗的战场上用一言一语、一计一谋去磨磨蹭蹭,去勾心斗角。其原因,就在于地下战场的战斗,比地上战场更激烈、更复杂、更难于应付。对个人来说,更充满危险性。

但是,要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两个战场,却又是互为因果,缺一不可的。有时候,地下战场所取得的胜利,能胜过地上战场十万神兵的战果,甚至是地上战场所不能取得、不能替代的。因此,不管地下战场有多么困难、多么危险,还得有一部分战士而且是最优秀、最忠诚的战士舍命去做。

其实,不论地上战场还是地下战场,根本的目的,都是削弱敌人的力量,增加自己的力量。地下战场,如果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以取得敌方的情报为目的,一个以取得对方的理解为目的。第一个地下战场的斗士,不管他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都要求具有各种各样用于窃取情报的技巧,包括射击、打斗、化装、跟踪、摄影、游泳、驾驶、密电、急救……等等全套技能,以便在任何困难的处境下顺利取得情报,为地面战场服务;还需要机智勇敢,善于随机应变,一旦暴露,要凭自己的本事“全身而退”。第二个地下战场,是从思想、认识、利害关系等方面争取敌对营垒中人脱离敌方与我联合,以分化、瓦解、削弱敌方的力量,或争取中间力量为我方所用。

在敌占区从事“策反”和“统一战线”的工作,属于第二个地下战场。

“统战工作”,不但比地上战场的战斗难打,而且比地下战场的第一个战场处境更困难。其困难之处,不仅仅在于要遭受到敌方的袭击而牺牲,更有可能来自己方的误会、中伤而惨遭磨难甚至杀害。

在所有的电视节目中,我最爱看又最不忍看的,就是“血沃中华”。看着那许多被“自己人”所杀的烈士,心里真不是滋味儿。——难怪这档节目后来被取消了。

1952年,我从部队转业,调到上海市行政干部学校当教育干事。校长是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所兼。因此,我对潘汉年多少有些熟识。

潘汉年(1906.2.—1977.4.14.),江苏宜兴归径乡人。1924年(注意:才

十八岁),主编《洪水》。1925年(十九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革命军报》总编辑,后历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左翼文化总同盟中共党组书记、中共江西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等。1936年,任中共与国民党谈判代表。1937年9月,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上海等地领导对敌地下斗争和开展统战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部长和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和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1955年4月3日,因错误定性为“内奸”被判刑十年。1977年含冤病逝。



潘汉年

这位中共高层次的地下工作者,青年时代就崭露头角,小小年纪,就敢于和鲁迅“笔战”,说他有几分狂妄,有几分不知天高地厚,大概不算冤枉他。就因为他在白区做统战工作的时候,曾和南京汪伪政府人员有所接触,被中央所误解,与高岗、饶漱石同时被逮捕判刑。他从监狱里出来,被软禁在北京市大兴县团河农场。巧的是,1965年,我也被关押在团河农场。一天,他在湖边垂钓,正好我推着一辆小车从那里经过,两人邂逅相遇。我喊了他一声:“潘校长,您怎么在这儿?”

他脸上毫无表情地说:“我姓胡,你认错人了。”

我笑笑说:“1952年我在上海市行政干部学校工作,您是我们的校长,我怎么会认错了人?”

他见无法否认,苦笑一声说:“你快走吧,我的警卫员回屋拿东西,一会儿就回来。”

“您还怕您的警卫员?”

“他是专门照顾我的。”

我“噢”了一声,心里已经明白,但还是要问:“您的事情结束了?”

他眼睛看着远处,淡淡地说:“十年徒刑已经结束,不过事情还没完。看样子是永远也不会完的了。”



“您就住在这儿?”

他用嘴一努前面不远处的一座房子:“我就住在那儿。”

那是一座独门独院儿的小洋房,尽管没有铁丝网。但是四周有挺高的围墙,铁门紧闭,只能看见院子里的树和灰色的洋瓦屋顶。

“就您一个人?”

“怎么会是一个人呢?不是还有一个警卫员么?哦,还有一个炊事员。”

我立刻想起了张学良关在湖南凤凰山的时候,也有一个警卫员。不过那是个蒋介石派来的特殊警卫员,级别是少将,但必须终身陪着少帅蹲监狱。不知道潘汉年的这个警卫员,会是个什么样儿。正想问问,他声色俱厉地向我下了命令:“快走,别给我惹麻烦,也别给你自己找不自在!”

我抬头一看,从那紧闭着的小铁门里出来一个穿便衣的人,看年纪,也不过二三十岁。我立刻装着若无其事地推起了小车,旋即离开。

后来,才听说他是和他的夫人董慧女士一起软禁在团河农场的。不过他的夫人名义上有工作:是团河农场“农业研究所”的什么工作人员。当然,不过是挂个名而已。能够给他一所独门独院儿的住宅,还把夫人调来陪他,也算是对他另眼相看了。

现在,潘汉年的冤案早已经得到平反,他的那个年代也已经过去,他住过的那座小院子,如今已经改成了招待所,1986年我到团河农场体验生活、搜集创作素材的时候,还在那里住过十几天。以潘汉年一生事迹为素材的大型电视剧《潘汉年》,也已经在1996年国庆前播出。但是他留给我们的问题,却值得继续深思。

这部书中所写的杜重石先生,就是一个共产党派到国统区做统战工作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老前辈。他那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也像潘汉年问题一样,给后人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在本书中,说的固然主要是他一个人的历史,但是通过他的故事,要反映的,则是近半个世纪来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

二、军部秘书兼一中校长

广安属于丘陵地带,即便是县治所在的广安县城,也不是一马平川,民居

大都依山逐水而建,有高有低。

当年的广安县城内,有一条“正街”,又有一条“后街”。在正街与后街的交叉处,有石阶拾级而上,名为“州坡”。在州坡上面,有一所广厦,住着杜氏家族四世同堂的老少五十余口。

杜家堪称当地望族。1913年9月19日(农历八月十九),杜重石即出生于这个殷实的富户人家,在兄弟中排行第二。

杜重石的父亲名奉圣,号述言,生于清同治丙子年(1876),与邑人视学(相当于现在的县教委主任)王宣奕、翰林蒲殿俊(清代解元,四川立宪派首领)同庚。三人过从甚密,互称“庚兄弟”。述言先生世居广安,忠厚传家,学识渊博,思想开明,在邑人眼中,是个正直的士绅,声望甚高。杜重石上小学的时候,广安县团练局局长(相当于县民兵总队总队长)邓为民先生,曾邀请述言先生为其副职,但述言先生淡泊名利,婉言谢绝,并矢志终生隐德不仕。

按照杜氏族谱“奉先宜全……”的辈份儿,述言先生给大儿子起名叫先觉,字斯民,给这个“老二”起的族名叫“先器”,字“重石”,后以字行。后来还有一个老三,名先谷,字文博。

当时辛亥革命刚刚成功,人们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和标榜民主共和新政的“中华民国”都抱欢迎的态度与殷切的希望,纷纷把孩子送到本地新办的小学、中学去读书。但是当时已经有二三十万人口的广安县,却只有一所初级中学。读完了初中,只能到顺庆府(今南充)去读高中。稍有经济实力与政治远见的家长,干脆把孩子送到成都、重庆甚至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的高等学府去深造,以便接受更多的新知识、新事物。

杜重石既然家道殷实,父辈又是开明士绅,也算书香门第,当然不会例外。他从小天资聪颖,十六岁中学毕业以后,就到当时最最“开化”的上海去读书:进了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学的是戏剧与绘画。

1932年暑假中,刚刚步入二十岁的杜重石大学毕业,回到故乡广安,正好赶上八月十五“团圆节”,与家人团聚;也赶上了自己的“弱冠”大礼,向家人、亲友宣布自己已经成熟,可以出仕“替天行道”了。

他少年英俊,一表非俗,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称得上是个标准的美男子。他家学渊源之外又加西方艺术的熏陶,更显得谈吐风雅,风采照人,学贯中西,才华横溢。一时间成为小小的广安县城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



大学毕业,应该献身于社会,学以致用了。但是干什么事情好呢?

他学的是艺术,长于戏剧和绘画,要让他自己选择职业,当然最好是搞艺术,以实现自己从小就梦寐以求的理想。不得已而退一步,不妨到中学里去当个老师,为国家培养一批有志于艺术的青少年,用戏剧和绘画去反映国家民族的苦难、人民的疾苦,从而唤起民众,振兴中华。可是国家处于“多事之秋”,四川省经过一二十年的省内内战,至今仍陷于军阀割据的局面,一方面是好急于要做的工作没人做,一方面许多有才能的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以至于像杜重石这样的有为青年,竟连这样一个极低的愿望和要求,也实现不了。

当时“九·一八”事变刚过去两年,东北三省已经沦于日寇之手。尽管爱国志士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义愤填膺,但是各地封建军阀割据一方,拥兵自重,并不以国家安危、民族荣辱为念。对于一个学艺术的青年来说,要想通过戏剧与绘画来“艺术救国”,岂不是痴人说梦?

为了给儿子寻求出路,杜老先生带着“学成回乡”的青年杜重石四处拜客。

当时的广安,一切都在地方军阀二十军军长杨森的统治与控制之下:他不仅控制了军队和县委的各部门,就连工商界、教育界,也都是杨森说了算。杜老先生在当地是知名士绅之一,他与杨森并非泛泛之交,而是世谊甚深。杨森从下东川败退川北,回到老家广安,头一个拜访的,就是述言先生,可见交情非比一般。既然一切都要通过杨森安排,因此杜重石回到故乡以后,述言先生带他去拜访的第一位“父执”,就是杨森。

杨森,字子惠,原名淑泽,又名伯坚,1884年2月出生于四川广安县龙台寺乡,祖籍湖南衡州府草堂寺。杨森年幼的时候,家境一般,他父亲是邑武庠生,也就是武秀才。受父亲的影响,他从小就对习武从军深感兴趣。清末,杨森在顺庆府(今南充)中学毕业后,投考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唐式遵、潘文华等同学,这些人后来形成以刘湘、杨森为首的“速成系”四川军阀集团核心人物。毕业后,杨森被分派出任四川副都督朱庆澜的六十五标任尉级军官,开始步入职业军人生涯。

后来,他经历了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等历史时期,既有早年讨袁护国、炮击英舰、保护朱德、陈毅、胡志明的正义之举,又有勾结吴佩孚破坏革命、制造“平江惨案”和积极追随蒋介石打内战的斑斑劣迹,终于



军阀时代的杨森

成为一个现代军阀，原国民党陆军上将、二十军军长。最后逃到台湾，以九十六岁高龄寿终正寝。成为四川军阀中活动空间最广、经历最复杂、寿命最长的一个。

杜重石跟着父亲到了杨森的公馆。杨森的公馆很多，几乎各大城市都有：在汉口的叫“杨森花园”，在重庆的叫“渝舍”，在成都的叫“蓉庐”，但是在老家广安县城内，反而一直没有他自己修造的公馆。他原籍湖南衡州，祖辈迁居广安龙台寺。他在顺庆中学读四年级的时候，考取了清廷设在成都的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从此离开家乡，先后在云南、四川各地带兵打仗，在混战中发展势力，争夺地盘，军马倥偬，很少回到老家来。直到1928年底在下川东战役中被刘湘战败，兵退川北渠县，又于1931年初占领广安、岳池、营山、蓬安、顺庆五县，把军部设在广安城里，决心把老家当做他的根据地，这才着手在广安建立公馆。

自从杨森在下川东战败之后，是他历史上最穷的时候。部队粮饷无着，靠东挪西凑和友军接济过日子。军官不论大小，每人每月一律发两块八大洋。可见杨森当时经济上窘迫之一斑。

尽管杨森占领了广安等六县以后，增加了地方赋税和盐税的收入，但要他拿出十几万银元来盖一所新公馆，一时间还是办不到的。但是堂堂军长，总不能没一所像样的公馆吧？何况他妻妾成群，子女众多，总不能叫姨太太们也像士兵似的住集体宿舍、打通铺吧？

正好坐落在县城北沧沟街的一所王氏巨宅要出售，杨森以两万八千银元的价格买了下来，经过装修扩建，粉刷一新，倒也相当气派。

所谓的“北沧沟”，其实是一条臭水沟。杨森的公馆既然做在这里，北沧沟也就得到了疏浚：河水清且涟漪，夹岸垂柳依依，风景之美，有如公园一般了。

公馆落成以后，因广安昔称“賸城”，有人建议定名为“賸庐”，杨森未取，自己起了一个颇有道家味道的名字，叫“涵虚山庄”，并亲笔写了，刻在汉白玉